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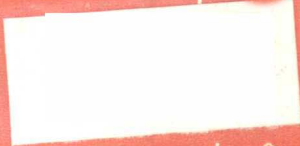
加拿大文学丛书(二)

〔加拿大〕玛格丽特·劳伦斯著  
秦明利 译



# 石头天使





加拿大文学丛书(二)

# 石头天使

[加拿大] 玛格丽特·劳伦斯 著  
秦明利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172号

**石头天使**

[加拿大]玛格丽特·劳伦斯 著

秦明利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375印张 2插页 197千字

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535册

◆

ISBN 7-5059-2028-6

定价:6.80元

1 • 1409

## 编者的话

继哈尔滨工业大学加拿大文学研究中心推出的《加拿大文学系列丛书》第一辑面世之后，旨在进一步向中国读者介绍加拿大文学，促进中加两国文化交流的《加拿大文学系列丛书》第二辑又与读者见面了。本丛书收入了在加拿大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席位并具有国际声誉的力作《石头天使》和《可食的女人》，同时选择了一些颇具影响的加拿大短篇小说和匠心独运的加拿大文学论文编辑成集，相信它们对我国读者深入了解加拿大，认识加拿大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我们荣幸地得到了加拿大驻华使馆文化参赞查尔斯·伯顿 (Charles Burton) 博士、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外语系、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及国内外部分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者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哈尔滨

## 前 言

玛格丽特·劳伦斯（1926—1987）是加拿大战后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她的由四部长篇和一部短篇组成的“马那瓦卡系列”在加拿大文化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年轻一代加拿大作家的艺术创作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石头天使》（1964）是劳伦斯“马那瓦卡系列”的第一部长篇。在谈及它的创作过程时，劳伦斯在她的回忆录《在大地上跳舞》中写道：“令我吃惊的是那些我许多年未曾想过的表达方式、那些关于小镇、山谷、山坡的回忆又重新在我脑海中浮现。它们属于马那瓦卡而不是尼帕瓦\*。不过有关对地点、房子和山坡上墓地的描写都来自我孩提时的记忆。小说是自然地倾泻出来的（在创作时），好象那位老夫人（哈格）真的在向我讲述着她的生活。我的职责就是尽可能地将它真实地记录下来”。

玛格丽特·劳伦斯所记录下来的不仅是她的系列小说《石头天使》、《上帝的玩笑》、《住在火里的人》、《屋中鸟》和《占卜者》中虚构的，同福克纳笔下的约克帕塔法县里的杰弗生镇类似的马那瓦卡镇的生活，而且也记录了加拿大几

---

\* 尼帕瓦，加拿大的一个小镇，玛格丽特·劳伦斯的出生地。——译注。

代人创业的艰辛和丰富的内心世界。

她的马那瓦卡镇虽然也是“家乡的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但它们不同于“约克帕塔法世系”或《福斯特世家》一类的作品。它们并不以某个家族为中心，而是每部小说拥有各自的主人公，它们以社区作为连接整个系列的线索。它们所叙述的并不是家族的兴衰与荣辱，而是小镇的中产阶级阶层的信仰、价值观念及他们的生活。

《石头天使》中的故事完全出自某女主人公，一位年近九旬的老夫人之口。她的所见、所闻和感受使我们经历了一次加拿大第一批移民的创业生活、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对人们的影响及她同年近六旬的儿子和儿媳的感情纠葛。小说中女主人公九十年的风风雨雨展现给我们的不仅是一个不屈不挠地与捉弄人的命运或是“上帝的玩笑”及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的女性，而且也是一个痛苦地对自己内心进行深刻反省，寻找自我、试图将自己从精神的枷锁上解脱的形象。

小说的主题是多重性的。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为保护自己的尊严而终生为摆脱精神桎梏而抗争的生存精神；现代人的孤独感；时间的本质；记忆在生活中的角色和高傲等都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主题。其中作者对高傲这一主题的叙述就匠心独运：小说主人公的名字哈格取自《旧约·创世纪》，在《创世纪》中哈格是亚伯拉罕的侍女，由于王后萨拉早期不孕，哈格为亚伯拉罕王生下了一个儿子——以实玛利。萨拉出于妒忌将他们母子逐到沙漠，饥渴使他们母子命丧沙漠。小说中虽然没有妒火中烧的萨拉，但哈格家的那种“看谁敢！”式的高傲使她身陷囹圄。她曾有这样的独白：

“高傲是我的荒原，领我去那儿的是恐惧这个魔鬼。我除了孤独还是孤独，从来也没有自由过，因为我在心中给自己戴上了枷锁，这枷锁又溢出我的身体，束缚到我所接触的一切……”她追忆过去，认为岁月无法改变，却又不情愿打碎束缚在自己身上的枷锁。无形之中她自己也变成了竖立在山坡基地上的那个双重失明的石头天使。

小说在艺术表现手法上首先舍弃了传统线性为主的线索，作者创立了两条平行而又不同的线索——时间和记忆。再加上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段，作者将过去和现在；人物的对话和人物的思绪有机地交织在一起，使人物的内心世界得以充分地展现而且也增强了作品的层次感。另外作者用“而后——”这种开放式的结尾，把主人公哈格的命运和盘托付给了读者。这种让读者参予的写作手法更增添了作品的魅力。我们不禁要想，这是否在暗示着哈格高傲的一生的终结？这是否也在暗示着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一种新的循环的开始？

本书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译文中由于译者水平有限存在诸多不妥，欢迎批评指正。

译者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于哈尔滨

· 内容简介 ·

《石头天使》是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劳伦斯 (Margaret Laurence) 的成名之作,也是她马那瓦卡系列小说的第一部。小说通过对已届耄耋之年的主人公哈格·希伯利九十年人生轨迹的叙述,以现在和过去,途述与思绪交融的手法,深刻挖掘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塑造了一个桀骜不驯、性格内向、命运坎坷的鲜明人物形象。该书是玛格丽特·劳伦斯赢得国际声誉的最重要小说之一。

---

小镇的山坡顶端曾伫立过一座石头天使，我不知道她现在是否仍然还站在那里。为了纪念我那为换取我顽强的灵魂而放弃了自己虚弱灵魂的母亲，我父亲兀傲地买来了母亲的天使。象我父亲希冀的那样，她被用来做为母亲的墓碑，同时也是父亲领地的标志。

年复一年，她站在那里盲视着小镇。她的盲目是双重的，不仅仅因为她是石头铸成的，而且也因为她没有被赋予视力的掩饰，雕刻者在她的眼球处只留下了空洞洞的眼眶。她站在小镇的山坡上，在不了解我们究竟是何许人也的情况下使我们所有人都回归天堂，这令我感到非常奇怪。然而那时我还太小，还不知道她的用途，尽管我父亲时常告诉我，她是从意大利买来的，非常昂贵，是纯白大理石制成的。我现在想来，雕刻她的石匠一定是遥远的太阳底下伯尼尼<sup>①</sup>玩世不恭的后代，他们批量地制作这种雕像，令人起敬地精确地预见到这块荒凉土地上稚嫩的法老的需要。

她的羽翼在冬季里得到了白雪的同情，夏季里受到风卷砂砾的怜惜。她并不是马那瓦卡墓地唯一的天使，但她是这里的第一个，也是最庞大、最昂贵的一个。在我的记忆中，墓

---

① 伯尼尼 (1598—1680)，意大利画家、雕塑家、建筑家。——译注

地中其它天使全都是低级种类的下等天使。其中有一个搬着石头嘴的二级小天使；一个高高地擎着心型石头的天使；一个在永久的寂静中拨弄着无弦竖琴的天使；一个有着迷人秋波、手指墓志铭的天使。我至今仍然记得那个墓志铭，因为它刚刚竖起来时我们还曾嘲笑过它：

在平静中安息

从劳顿中解脱

雷吉娜·韦斯

1886

关于可怜的雷吉娜就说这么多吧。她现在已经被马那瓦卡镇的人们遗忘了——正象我，哈格，也毫无疑问被遗忘了一样。不过我总觉得她是咎由自取，因为她是个脆弱的、心不在焉的人，象蛋糊糊一样乏味。她年复一年地用殉道者的精神服侍着心安理得的、有着狐狸般嗓音的母亲。在雷吉娜死于不明的处女病后，她那老朽的、嗓音不佳的母亲却从病榻站了起来，令她已经婚配的儿子们绝望地又活了整整十年。用不着说“上帝啊，让她的灵魂安息吧”，因为当她在地狱里恶意地大笑着时，纯洁的雷吉娜却在天堂中悲叹。

夏季里，墓地里充满了浓郁的殡仪馆栽种的芍药花的香气，深红色的花朵透出墙壁纸的粉红。自负的花朵沉闷地挂在花枝上，这对花枝来说是太沉重了，自身的份量和雨水的重压使得它们低垂下来，并且遭受着生着毛腿却逍遥自在的蚂蚁的侵袭。

当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我经常去那里散步。那时并

没有多少可以使人在散步时保持整洁的地方，小孩子的白鞋和裙子下摆不是被藟属植物刮破，就是被搞得狼狈不堪。那时，我是多么渴望保持整洁，想象生活就是对整洁的赞美，就象从身边走过的十分考究的比芭一样。随着摇曳着的矮橡树和侵袭墓地的匍匐冰草而来的令人生厌的热风会带来黄花九轮草味。这些绚丽的野生花根须坚韧，尽管它们总是被那些充满爱心、执意使这块土地整洁、文明的亲戚们拔掉，把它们阻止在墓地的边缘，可在一、两秒钟之内，在那里散步的人们还总是会闻到那种野生植物轻微的发霉味道。这些野生植物一直生长在那里，它们生长在那些盆栽芍药和竖起的坚硬的石头天使到来之前，它们在有着一高深莫测的面孔、满是油污头发的格利印第安人穿越大草原峭壁时就生存在那里了。

现在我无法抑制自己的回忆，我并不常常沉溺于此，至少不这么频繁。一些人会告诉你说，老年人总是生活在往日的时光里——那是胡说。往常平淡的日子最近却令我感到新奇。我可以把它放在花瓶里欣赏，就如同刚出土的蒲公英，我们可以不计较它们的杂乱无章而去惊叹它们的破土而出。可一想到玛文那种人，我就兴致大减。他是那种看到老太太能象驯服的兔子吃莴苣叶一般进食就感到欣慰的人；我对他真是太不公平了，可为什么要对他公平呢？如此地吹毛求疵，这是我唯一的乐趣。我还有个十年前由于百无聊赖才形成的习惯——吸烟。玛文认为在我这把年纪——九十岁吸烟是很不体面的事。他在哈格·希伯利面前总有一种压抑感，而这个在两个生有关节炎的手指中愉快地夹着燃烧的白烟卷的人，由于某种不幸恰巧是他的母亲。现在我点燃了一支烟

卷，笨拙地徘徊在我的房间里，激烈地回忆着。不是出于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我被困在房里。我必须小心谨慎，不能自言自语；否则玛文就会看多丽丝一眼而多丽丝也将会意地回敬他一眼。他们中间的一个就会说：“妈妈正得意着呢！”让他们说去吧，现在我还在乎别人说什么吗？我在乎的时间够久了。

噢，我失去了我的男人们。不，我不能想这些事，被肥胖的多丽丝发现我在哭该有多么丢人！我房间的门没有锁，他们说夜间会生病，有锁他们怎么进得来伺弄我（伺弄——好象我是一株庄稼，一种可以发财的庄稼）？所以可以随时进入我的房间。隐私是一种不能给予老人和孩子的权力。有时小孩子会凝视着老年人，一种目光在他们之间交流着，这是一种隐藏着阴谋、狡黠和理解的目光，因为他们在中年人——那些处在高峰时期，象人们所说的那样，其壮如牛的中年人——的眼里根本不是人。

大约在我六岁时，对，是六岁时有的那件方格围裙。淡绿和淡红色的——不是粉色，是水红色，更象是熟西瓜瓢色。是我的一位住在安大略省的姉娘做的，还镶有华丽的黑平绒花边。我漫步在海滨人行路上，象个小凤凰，神气、傲慢、轻率。杰森·卡利的黑发女儿。

上学之前，在多尔姨妈的眼里我是个讨厌的孩子。我家的大房子那时还是新的，是马那瓦卡镇的第二座砖房。尽管多尔姨妈是个雇工，但她总是有自己必须与这座房子相配的感觉。她是个寡妇，在我出生的时候她就到了我们家。她在早晨常戴一顶系带的闺房帽，当我把她的帽子打掉，使她蓬乱的卷发展现在送奶人鲁宾·珀尔兴奋的眼前时，她就象巫

婆一样对我大嚷大叫。每当这时，她就会把我送到铺子里去，我父亲就会把我放到翻过来的苹果箱上，周围是成桶的杏干和葡萄干、牛皮纸味。他边在干货柜台量着布匹，边强迫我记忆计量。

“两杯，四分之一品脱。四小杯，一品脱。两品脱，一夸脱。四夸脱，一加仑。两加仑，一配克。四配克，一浦式尔。”他站在柜台里面，笨重的身躯穿着马甲。当我忘记这些计量时，他就敦促我记住。他的口音中夹杂着苏格兰的粗喉音。他告诉我，如果精力不集中，将什么也学不会。

“你长大想成为一个笨蛋、蠢才、傻瓜吗？”

“不。”

“那么集中精力。”

我重复了金衡量、长量、干量和容积衡量后，他点了点头。

“干草根、稻草根  
现在你都掌握了。”

在我全部掌握了这些计量的时候，这就是他对我说的一切。他从不轻易浪费一个词、一分钟。他白手起家，起初身无分文。他喜欢告诉麦特和丹自己是靠勒紧鞋带站起来的。这是真的，没人否认这一点。我的兄弟们象我的母亲，很体面地精神不振。孩子们很想取悦他，却极少成功。只有极不情愿与他相象的人却不屈不挠地酷似他，鹰一般的鼻子，敏锐的目光。

魔鬼能给闲人找活干。他相信布道的人。他们是皮特·努斯特和他的门徒克利德。他象数念珠和柜台里的硬币一样数叨着：自助者天助。众人拾柴火焰高。

他常把桦条做鞭子，因为这是他父亲用在他身上的刑具，尽管那是在另一个国家里。我不知道如果马那瓦卡镇不生长桦树，他会使用什么。幸运的是我们的高坡上生长的几棵桦树——它们纤细、柔弱，而且从来没有长高过，但它们可以用来打人。麦特和丹是男孩且又年长，因而挨打的次数最多。他们挨打后使用同样的办法打我，不同的是他们用枫树枝，绿色的还带着叶子。你们不要以为那些柔软的树叶打人不痛，还带着嫩叶的树枝抽人着实很痛，我象地狱里的野兽一样大嚎，既出于羞耻也由于疼痛。他们低声威胁说，如果我告密，他们将用挂在厨房里的锯齿刃面包刀切开我的喉咙，我会象他们在西蒙斯殡仪馆里看到的装在光滑的白色棺材里的哈纳·波尔家流产的婴儿一样愚蠢、苍白地死去。但当我听说麦特在学校被称做“四眼儿”——因为他戴眼镜——时；还有多尔姨妈责骂丹，因为他虽然八岁了但还尿床，我知道他们不敢对我那样，于是我告诉了父亲。他们从此再也不打我了，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治，父亲让我亲眼目睹了他对他们的惩罚。我后悔看见这件事，事后我试图告诉他们我的心情，但他们根本不听。

他们用不着象自己是独生子一样与人说话。我有时也这样做，尽管不是常常如此。但我是唯一的女儿。父亲以店铺为荣的程度——会使你想到这店是地球上唯一的一个。他依在柜台上，摊开双手，开心地微笑着，你会觉得他是在欢迎整个世界。

律师的妻子麦克韦蒂夫人戴着鲜艳夺目的帽子，回敬着父亲的微笑。她是来买鸡蛋的。我记得清清楚楚她要买的是红皮鸡蛋，因为她认为红皮鸡蛋要比白皮鸡蛋更有营养。我

穿着系扣长筒靴，为了保暖不得不穿的我所憎恨的紫红和米色相间的长统袜和父亲每年都从东部为我定购的实用的海军蓝长袖衫，把头伸进装着无核葡萄干的桶中，想趁父亲繁忙之机偷出一把来。

“噢，看！那些滑稽的小东西在蹦蹦跳跳——”

它们在那里打洞的情形令我笑得前仰后合。你几乎看不到它们小巧的爪子。它们竟敢在此出没，并蔑视我父亲那浓密的胡须和他的怒火，这令我兴奋不已。

“注意你的举止，小姐！”

起初他抓住我打我的那一下同麦克韦蒂夫人离开后我所遭受的毒打相比真是九牛一毛。

“你一点也不考虑我的声誉吗？”

“我看到了！”

“你必须站到房顶上大喊吗？”

“我不是有意——”

“事情已经做错了，说对不起也没用。伸出你的手，小姐。”

我不能让他看到我流泪。我愤怒已极。他用尺子打我的手，当我缩回手时，他又强迫我伸出来。他看见我的眼睛是干涸的便更加愤怒，似乎他如果不能使我流泪自己就失败了一样。他打呀打呀，突然，他扔掉了尺子，用胳膊搂住了我，他将我搂的非常之紧，我几乎被他粗糙衣服上浓烈的卫生球味窒息了。我感到象是被关到了笼子里，惶恐地想把他推开，可是我不敢。最后他放开了我。看上去他很迷惘，好象要解释什么，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要解释什么。

“你象我，”他说，好象把一切都说明白了。“你有骨气，我要给你的正是这一点。”

他在一个包装箱上坐了下来，把我放在了他的膝盖上。

“你必须意识到，”他温柔、急促地说，“当我用尺子打你的时候，我也象你一样感到了疼痛。”

我以前就听他说过这话，许多次了。当我用明亮的黑眸子看着他时，我懂得了这是无耻的谎言。我确实象他，上帝知道一点没错。

我站在门口，踌躇着，准备跑。

“你准备把它们扔掉吗？”

“什么？”

“葡萄干。你准备扔吗？”

“别管闲事，小姐！”他厉声说，“不然，我——”

忍住了笑和眼泪，我转过身去，跑了。

我们中间的许多人那一年上学了。夏洛特·泰本是医生的女儿，她有着栗色的头发，而且被允许不束发，戴着绿色蝴蝶结。我则由多尔姨妈替我扎辫子。夏洛特和我是好朋友，我们经常一起上学。我常想知道如果我是洛蒂·德莱塞该是什么情形，不知道父亲到哪儿去了，甚至不知道他是谁。我们不管洛蒂叫“没有姓”——尽管男孩子们这样叫她。我们只是窃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感觉到了半是害羞的激动，就象我看到泰尔福德·西蒙斯不去男厕所，而去树丛后小便一样。

泰尔福德的父亲并不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人。他有个殡仪馆，却没有什么钱，“他耗尽了他的钱。”我父亲说。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明白这话的意思是他酗酒。麦特告诉我有一次

比利·西蒙斯喝了防腐剂，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相信了，而且认为他是个食尸鬼，在大街上遇到他时总是慌忙而过。尽管他文雅，走路蹒跚，常常给泰尔福德枫树芽巧克力，让他分发给我们大家。泰尔福德卷发，有点口吃。他所能向我们吹嘘的是他见过冰冷的地下室里的尸体。他吹嘘时我们并不相信他真的进去过，直到他那次带着我们，让我们看了亨利·珀尔的妹妹——那个死婴。我们是从地下室窗户进去的，泰尔福德领着我们这一帮人，其中有洛蒂·德莱塞，轻盈的身躯，黄色的头发精细得象绣花的丝线，有些粗的是铜色的。不过她的衣服打着补丁，有的地方洗得露了肉。其他的人是——夏洛特·泰本、哈格·卡利、丹·卡利和亨利·珀尔，他并不想和我们来，但很可能怕我们说他女人气，如果他不来，大家就会唱关于他的打油诗，象我们经常唱的那样：

亨利·珀尔，  
象个女孩子——

事实上他并不那样。他是个高大腼腆的孩子。他每天从农场骑马上学，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同我们在一起，因为他要回家中做许多家务。

地下室里很凉，象镇里的储冰房。那里储存着冬天从河里取出的冰块，夏天放在锯末下保存。我颤栗着小声说话，害怕我们被人发现后遭到责骂，其实我根本就不喜欢死婴的面孔。夏洛特和我在后面，洛蒂却真的打开了玻璃盖，并抚摸了白天鹅绒和折叠的白缎子及满是皱纹的苍白的脸。之后